

那个秀丽的女孩

〔新加坡〕洪生著





〔新加坡〕 洪生著

那个秀丽的女孩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 谢 永

封底摄影 张沐华

责任编辑 亦 棋

那个秀丽的女孩

〔新加坡〕洪生 著

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30000 印数00001—11000
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384-6/I·356 定 价：2.70 元

序

茹志鹃

新加坡洪生先生是个大个儿，这样魁梧的身材，在新加坡不多见。那里的华人可能大都是广东、福建人的后裔吧！小巧玲珑者居多。

读了他的散文，第一个感觉是这么高高大大的大男人，感情却如此之细腻委婉。他实际上是一个诗人，一个爱国诗人，爱新加坡的诗人。新加坡的一草一木，一湾一水，在他眼中是那么美轮美奂，那么亲近，那么慈祥。而且诗人怀着一种掩盖不住的骄傲、自豪的感情来讲述这山这水。而那山那水，通过他的笔，好像更具色彩，更加鲜亮。

圣淘沙我去过，是个不很大的岛，岛上设有许多小形陈列馆，如蜡人馆、宝石馆，馆与馆之间的距离，有近有远，不过近的也有一站多汽车路，之间有巴士可乘。馆的内容也经常更换，洪生先生在《圣淘沙去来》里提到的施罗索炮台好像比较固定。而他所说的蜡人馆，我们好像就没有找到，而我们看到，并留有印象的宝石馆，在他文中又未提到。总之，洪生先生的散文除优美之外，还给我一种亲切感，仿佛我又一次去新加坡，大巴窑，红灯码头，

圣淘沙。我仿佛又一次去到圣淘沙，在那洁净的绿草地边，在那砌成图案的水泥小径上漫步，还有那澎湃的海……

洪生先生在他的散文里不仅告诉我们他爱新加坡，而且还告诉了我们“为什么？”

看！他在问：“你到过珊项道吗？以前只有几株棕榈在迎风摇曳，”“你来过裕廊吗？当年只有亚答屋和猪寮，”“你走过大巴窰吗？想当时地势低洼，一雨成泽国，”而今是，诗人高吟道，而今是“高楼低屋，尽是花草树木春意闹。”“我们，”洪先生自豪地说：“我们勇敢地冲出贫穷、紊乱、寄人篱下的重重包围。朝向经济繁荣，政治稳定，独立自主的道路上迈进。”

这是一条真理，只有共同渡过危难的，才能爱得深，爱得切。洪先生这种博大深切的爱，表现在他的小说里，又是另一种形态。

洪生先生的小说，大多写的是新加坡基层的人民，他的爱心往往关切的是孩子，孩子的心灵。小说告诉我们，新加坡的孩子，亦非儿童天堂。艰难的生活，险恶的环境，孩子们也有说谎，逃学，虚荣，甚至于吸毒。孩子们所走的路边，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歧途，那些稚嫩的，不稳定的脚步，一不小心便会迈上歧途，于是洪先生战栗了。诗人在这里便成了教师，他勇敢地奋战在种种歧路口上，把孩子们一个个的诱导回来，为孩子们排忧解难，让他们回到大路上来。

洪先生写了小说，小说也写了洪先生，写了他的仁，他的爱，他的美学，他的哲学……我有幸先认识了洪生先生本人，现在又从他的作品里进一步地认识了他。当然，这些作品里可供我们认识的东西很多，我以上这些认识，只是初步的，因此也是粗浅的。暂为序，惭愧！

目 录

序茹志鹃

那个秀丽的女孩 1

经理的女儿 7

将变老虎的猫 15

马老先生 21

刘俺大的瞬息 30

十八反王 35

坐月子 44

公寓传奇 51

孽 60

五 筒 67

炼 74

堕 落 83

过 客 91

酒杯上的泡泡 98

啊，新加坡	112
走马看花裕华园	118
新加坡河，母亲的河	123
圣淘沙去来	126
海岛放舟	131
连绵海连绵追思	135
奔驰在新吉道上	139
从新加坡到邦咯岛	143
车过小镇	150
那竟已不再的儿戏	152
陋 巷	158
高楼赏雨	163
夜 雨	165
鱼们的二重唱	166
于无路处	169
土 地	171
歌 唱	173
龟爬壁	175
水沟·捞鱼·记忆新	177
沙滩上	179
坐看云起时	181

梦 魇	185
思 索	189
一堵残墙	192
蜡 烛	194
草	196
别人会让	198
左邻右舍	201
记一个烤肉会	204
课外书与我	208
戴眼镜	212
后 记	洪 生 215

那个秀丽的女孩

叶秀丽是我班上的女班长；人如其名，秀秀丽丽，在全班十几个女生当中，她如天鹅矗立在鸭群中那般出众。说真的，我选她当班长，完全看在她一脸的秀丽分上。不是吗？灵活的眼神，嘴角挂着调皮的笑意，没有女生的忸怩，没有男生的委琐，我不必看她小学6年级的成绩册也能断定她一定成绩优良。

等到测验分数下来的时候，她的成绩竟然一塌糊涂，我不觉有一丝的失望。这时，我才想到翻阅她小学6年级的成绩册，原来她是考了3次才勉强升上中学的。

我考虑撤掉她班长的职位，因为在我们学校里班长和学长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。但回头一想，她做事勤勤恳恳，每次收发作业簿时，她都主动过来帮忙，就这一点我实在不该伤她的自尊，剥夺她班长的职权。

“她应该是聪明的，也许缺乏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或有别的什么原因。”我安慰自己道，并暗暗决心要帮助她。

于是我找她来谈。她也很坦然地把她的身世告诉我。

原来她爸爸是货仓管理员，在家的时间很少。妈妈好

几年前便过世了。她底下还有一个弟弟，要她照顾。为了帮补家用，她一有空闲便要做塑胶袋，100个才7分钱……

我听着听着，心情越来越沉重，最后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她确实是缺乏一个好的学习环境，可是我却无法帮她摆脱困境，我只好泛泛地勉励她一番，要她挤出时间读书。末了，我从皮包里抽出两张10元来，塞到她的手里，希望她能少做塑胶袋。

两天后，副班长李蕾悄悄地告诉我：

“生！你前天给秀丽20元是吗？她请了几个同学去咖啡座吃冰淇淋呢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将信将疑。

“不只我知道，很多同学都知道。你喜欢秀丽对吗？”李蕾嘴角露出嘲讽的意味，得意地说。

我如触电般傻楞着。

下半年换新课本。几个买了新课本没有写上名字的同学，忽然来向我投诉，她们的课本在课休过后便不见了。这是不可能的！依照校方的规定，休息时除了学长和班长外，任何同学都不准上楼进入课室。

我循例到班上搜索学生的书包，但却一无所获。我断定是别班同学干的，于是便向校方报告。可是全年级搜查过后，仍是没有结果。

“生！秀丽昨天课休时上楼，小玲看见的。”我刚踏入校门，李蕾和那几个丢书的同学，还有一个结着领带的

学长围住了我。李蕾迫不及待地一边指着那个学长，一边喘着气说，“她还看见秀丽拿了一包东西下来，交给一个高班的同学。”

“真有这种事？”我驻足听着，眼睛望着那个叫小玲的学长。

“是，是真的！”小玲点着头。“我亲眼看见的。”

“那你昨天为什么不告诉训育主任？”

“嗯！……”小玲啜着， “我是回家后，才想到这两件事会不会有关系。”

“嗯！这样……”我沉吟着。“我会仔细调查，你们暂时别说出去。”

过了两天，李蕾又悄悄地告诉我秀丽请了几个死党去咖啡座吃冰淇淋。她哪来的钱呢？我不信！我把秀丽的几个死党叫来证实了这件事。我有些惘然了！难道是她偷了课本去卖？

我决定进行家访。

“我是管理货仓的，在家的时间少，秀丽妈又死得早，没人管她。唉！”叶先生推一根烟给我，我谢绝了，他便自己点上。“我知道，她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女在一起，但是我就没有时间去管她。每次我前脚踏出门，她后脚也跟上了。”

“她不是要照顾弟弟，又要做塑胶袋吗？”我疑惑地问。”

“没有的事！”叶先生的头乱摇着。“秀丽就是会编

故事。本来我是把她姐弟送到她姑妈家去的，可是秀丽却逃回来，说什么姑丈不正经……，我是不大相信的，但还是任由她。”

我越听越不是味道。

“刚才你说做塑胶袋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我的收入不多，但让她吃个饱还做得到，绝不用她去做什么塑胶袋的！”

秀丽这女孩子颇不简单；我自忖着。

我开始留意她的举动。

有一次，上课的时间到了，她竟然坐在餐厅里，一群高班的男同学团团围着她，嘻嘻哈哈讲得很开心。看见我走过去，她才推开他们，走回课室去。

又有一次，一个长发的青年驾着一辆跑车送她来上学。她下了车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还转侧身子来个飞吻……

我忍不住了，便找她来谈话，诚恳地劝导她，希望她专心学习，当然我不会忘记提醒她跟长发青年飞吻那件事。没想到她毫不忸怩地说：

“生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，普通朋友罢了！”还露了个得意的微笑，挺开心地说，“我是不会上当的，生！你放心好咯！”

我不禁为之气炸。

蚱蜢想要戏弄麻雀，雏鸡想和黄鼠狼斗法，后果是未卜可知的。因此秀丽的玩火，终会被火焚身的。可是我空

读了一大箩的教育心理、辅导理论，在现实中一筹莫展。

最后我想到训育主任和高级教师，他们均教了十几年的书，处理儿童问题的经验非常丰富，向他们求教，一定会有办法挽救这女孩的堕落。

“难啊！”训育主任听完我的叙述，拇指和食指撑着太阳穴旁，稳健地说。“如果是男学生，那就好办！我可以用疲劳轰炸，整天找他来训话。再不听，我还可以动用藤鞭。……女孩子，嘿嘿！莫搅我。你不知道，多讲几句，说不定她就从高楼上‘砰’地跳下来，那我就要背负一个罪名了。”

“那么，王先生你的看法怎样？”我转向高级教师，他一向是很有办法的。

他干嘿了几声，趋近我的身旁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派老气横秋地说：“只要她不犯校规，她交男朋友或什么的，是她个人的事，我们最好少管！至于偷书这件事也只是嫌疑罢了，没有确实证据，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！”

上头不管，我这个级任又何必空费心机呢？

然而才事隔两个月，秀丽忽然不见来上学了。寄了家长通知书过去，也未获回复。去了她家一趟，也没见到她爸爸。向邻居打听，才知道秀丽经常夜归，有一次被她爸爸撞见，挨了一顿骂，第二天便卷了包袱出走了。

不久，学校接到少女收容所的来信，要我们寄一份有关秀丽的详情给他们。原来她参加一个乌烟瘴气的舞会，

舞会上男女均吸白粉，当药性发作时，还大跳脱衣舞。警方接获消息后，将他们全体逮捕了。秀丽年纪轻，便被送到少女收容所去了。

高级教师王先生一边跟我讨论秀丽的详情，一边不住地慨叹：

“真想不到！但我们实在无能为力。”

到了月底，我就在点名簿上她名字下的空格打了一道蓝杠，算是把她的名字删去了。可是与此同时，我心中也打上了一道阴影。每次一触到秀丽这两个字，或是蓦然想起这件事，我的心里就有一分内疚。如果当时我能多加开导，也许她会收敛些，或者变好也说不定。可是，唉！

经理的女儿

1

“艳红，说说你爸爸是干哪一行的？”

林老师为教学《职业不分贵贱》这课预先提了这个问题。

艳红迟疑了一阵子才答：

“我爸爸是银行经理。”

“哇！银行经理！”叫嚣声四起，感情很复杂，有嫉妒、有羡慕、有猜疑、有乘机捣乱……

周艳红头一甩，流眸四顾，有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气魄。

林老师严峻的眼光往班上同学一扫，喧哗声顿时销匿，他才接着发问：

“正中，你也说说你爸爸的职业。”

正中娇柔地扶桌而立，耷拉着头，半晌才支吾着说：

“卖 Ice-cream。”

说也奇怪，这次同学们反而不笑了。林老师心里暗暗赞许，他们到底并不势利；嘴里则不动声色地乘势纳入正题：

“同学们，卖 Ice-cream 也是一门正当的职业。只要是正当职业，都对社会有贡献，都值得我们尊重的。所以，刚才正中同学似乎有些自卑，这是不对的。”

2

林老师才在休息室里坐定，便瞥见门外两个中 3 F 的女同学你推我搡地，不敢进来。林老师初则不以为意，后来听到一个说：

“进去呀！林生不是在那儿吗？”

林老师旋过身来，向她俩招了招手，她俩才忸忸怩怩地过来。

“有事找我吗？”林老师尽量把声调放和蔼。

两个人又是一阵忸怩。

“马丽要跟你讲话。”圆脸身体微胖的白淑贞抢先指着身旁那个女同学说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！”马丽侧过身去，作势要打淑贞，淑贞一闪，还咕地一声笑起来。

“没关系！有话就讲。”

“……”马丽终于鼓起勇气。“生，刚才艳红说她爸爸是银行经理，是骗你的。她爸爸早已死了，她妈妈在乌